

名人演讲集

名人演讲集

名人演講集序

許嘯天

——對於近來智識界的一種感想——

近來智識界有一件極值得歡喜的事，便是名流演講。這是學術界思想界極有益而極經濟的辦法：在演講者自身，趁此機會，把他成熟的思想，拿出來給後生們正確的指導；同時又可以試驗他的思想，究竟有多大力量？在聽講者，做了多一片段的枯窘的課堂生活以後，趁此機會，領略一種最經濟的有統系的智識上的教訓；同時，又可以拿他和自己平日的思想學術質證質證——好似我們走過大白鳴鐘下面各人拿出自己懷裏的小時計來比較一下——多少總得到一個較為準確的表示。

雖然，上面一段話，我是都從好的一方面着想，是值得我們欣幸的；但是，天不事理有好的一方面，便有壞的一方面，而且壞的一方面的生產力，比較的強過較好的一方面。何況這樣的現象，不幸如今已經發生在我們眼前；這是如何可悲的

事？所以，我讀了這名人演講集以後，受良心上的逼迫，禁不住要說幾句話。

在我未說話以前，忽然想起一個極好的比喻：

一班畫科學生，四面圍坐着，在那裏做靜物寫生的工作；案上放着一個花瓶，他們就拿這花瓶做模型，各人就所見的，實地的描寫下來。最後，他們所得到的結果，是各不相同，他們相互的審查了他們的作品以後，受了一時錯覺的衝動，竟大吵起其嘴來；你說他的畫不真確，他說你的畫不寫實。他們所據為唯一的實例，便是說：『倘然說你畫的是不錯，便該和我畫的一樣。』

教師在一傍聽了他們這一場無理的吵鬧，便忍不住下了一個公斷。說道：『你們忘了各人坐的方向麼？各人坐的方向不同，自然見到這花瓶的方面也是各不相同。各人有各人的模型，各人寫各人的實狀，各人有各人的證據，各人不能覬覦各人的證據。但是，各人所得的證據，是片段的，不是整個的；你們

倘然要得到這花瓶整個的實狀，便當虛心下氣，信任各人所畫的，而下以精確的審查。到這時候，那花瓶各方面的真相，纔能給你一個明確的想像。這也不過是一個想像罷了，你倘然要以一個人的力量，同時得到這花瓶整個的實狀；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能的。你們固然要相信自己一方面見到的，是真像，同時，應該相信別人一方面見到的，也是真像。何況這裏面，還有視力的等差，光力的等差，距離的等差，感想的等差；最後，還有一個藝術的等差。便是在同一方面，還須虛心考察，怎麼可以太相信自己？」

現在的智識界吵嘴吵得太利害了！他們的導火線，大都寄託在演講上，從演講而辯論。這裏面，又可以分作兩類

第一流 各張門戶。（上流）——類似各霸山頭的頭目

第二流 謾罵自喜。（下流）——類似搖旗吶喊的嘍囉

我先說第一流 這一流，大都是智識界的中心人物，擁有學者的頭銜，各有相

當的地盤和名譽，也各有相當的學問和經驗，因此也各有相當的黨派和門戶。——最明顯的是上一次張丁之戰——他們都用過十年窗下的苦功，——胡適十八年前住在上海競業學會裏那種閉戶讀書的工夫決非尋常掛學生頭銜的人所能及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到如今，自然各有相當的成就；各人受了社會所成就他的，拿出來仍舊供獻給社會，下一個正確的指導，豈不是很好？可惜，他們大都抱了一種大王的態度，兩雄不並立！不演講則已，一演講，便要演出「火併王倫」的故事來；各張旗鼓，筆鋒墨陣，一場混戰，依舊得不到一個究竟。兩傍觀戰的人，徒然看他們掉一陣槍花，依舊看不出他們武藝的解數來。我以謂這種戰禍，大都是隱伏在他們兩種錯覺裏的：

第一種錯覺，是包辦智識。

第二種錯覺，是感情用事。

因為包辦智識這一點錯覺，他便無話不講；哲學家也要講講科學家話，科學家

也要講講哲學家的話。——這是具體的說法若抽象的說哲學和科學原不能分家但是演講總是說具體話的——因此，這裏面總不能免發生多少缺點；因缺點，便起了多少爭端。

因為感情用事這一點錯覺，往往不肯說忠實而有系統的話；總歡喜用偏鋒，重感情，說不澈底的話。這裏面又因有黨派的作用，說出來的話，感情色彩格外濃厚的。因感情，因黨派，便又起了多少爭端。——尤其是玄學的論調，最沒有統系，也最沒有界線；他的領域，完全建設在各人的感情上，最容易起爭端，也最容易延長戰線；因為他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分析的，也不能用論理學證明的。依我說，玄學本來沒有這樣東西，完全是各人腦筋裏產生的幻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他說他的，我聽我的。無爭論之價值，無爭論之必要，竟可以不必爭論。

以上兩種所得的結果：是標榜；是鬧意氣；是以聽講者為他的傀儡而助他的聲勢；是為他出鋒頭而演講，不是為我們求智識而聽演講。

這話怎麼說？我第一句便要問：他爲什麼要演講？我們爲什麼要聽演講？這在演講的一方面，是負有「先覺覺後覺」的任務；在聽演講的一方面，是要求智識的充實。我們所求的，是真確的智識，是有統系的智識；他們便該拿出如何公正的態度來，用忠實的論調，作有價值有統系的演講。如今的演講，大都是包辦智識，或是感情用事；講的是什麼還不會聽得明白，他們一班學者，自己却大鬧起來。一片吵嚷，巧說豪辯，弄得聽者如墮入五里霧中；真是潘老丈說的：「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越說我越不明白了！」像這種鬧意氣的演講，便算是我們聽懂了，跟着他走上錯覺的路；最多也不過在演講者一方面多一個搖旗吶喊的小嘍囉，在聽講的自身，在智識上却增進得有限，而在心理上却新染得一種誇大好辯或是意識不澈底怪僻糊塗的病狀。這又何苦來！

因此，我要對於那班名流進一句最忠實最誠懇的話：諸位先生，都是名成學就了，偶然得到智識上片段的反證，或是一時被情感所衝動，發生出一種幻想妙論，

在私室裏和朋友吵一回嘴，這原不是要緊的事；你若對大多數的後進演講什麼學術理想，第一要揀自己充分懂得的講，第二要揀切實合用的講，第三要用科方法極有統系極明瞭地講，第四要用學者的態度商榷的口吻極和平極公開不帶黨派色彩沒有感情作用地講。那班少年，腦筋是純潔的，感情是強盛的；容易吸入深刻的印象，也容易趨於感情的極端。所以對他們演講，若沒有健全的學理，明確的例證，固然是不可講；於他們身心上不切要的，尤其是不必講。倘然諸位於學理上另有比較的高深的假設的發明，不妨集合一班學者，打成一片，作忠實的討論；不問他是玄學派或是科學派，虛心靜氣的以找例證為第一要義。有例證的便成立，沒有例證的便打消。學理成立了以後，再行公開，介紹給一般社會和一班智識界的後進。若不是這樣辦，一味地自信，鬧意氣，結黨派，拿一班少年做傀儡；抹煞了學理的真相不管，耽誤了少年切身的衣食問題不管，埋沒了社會切要的人才不管，耽誤了國家的前途不管，祇知道各立門閥，聚室而閔。我有一句不怕名流生氣的話：名流酌意

氣，實在是足以亡國！你不信，你看晉人的清談；再不信，再看明末的黨禍。他們不是自命爲清流爲名士的嗎？而今如何？我老實說一句罷，不健全的學理，到底是不健全的；便是鬧到國亡家破，海枯石爛，還是一個不健全。何必死做感情的奴隸，叫別人也跟着你做奴隸？鬧得烏烟瘴氣，一場沒結果，耽擱了許多正經事業。我說一句打聽兒的話：天下的學理，無非是一個假設。不用說沒有例證的學理，是靠不住的；便是有例證可尋的，也不過是和畫花瓶一般的，得到一方面的實狀罷了，和爬山一般的，偶然找到一條上山的道路罷了。你焉知在別一方面替花瓶寫生的，沒有他所得到的實狀呢？你又焉知除了你找到的一條道路以外沒有第二或第三條道路可以爬上山去呢？不用說別的，那科學公例算是最真實最富於證據的了；但是自從恩司坦的相對論發明以後，他舉出他的例證來，連最健全的科學公例也推倒了。所以我勸諸位虛心些罷，快快把智識界團結起來，共同擔負指導社會的責任；再不要各樹旗幟，鬧無謂的意氣了！真正把國家鬧亡了，我怕連插旂幟的遺墟土也沒有地

方找去呢！不聽得李恕谷有一句話嗎？他說：

「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

明之亡以此！」——顏李叢書恕谷年譜

我如今略收一二字，便可以移贈一般好以鬧意氣的演講出鋒頭者。我再引一段梁啓超的話在下面：

「嗚呼！今日的讀書人聽啊！自命智識階級的人們聽啊！滿天下小百姓，厭惡我們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厲害；我們還在那裏做夢！習齋說：「未知幾之何向？」依我看，滅文之幾，早已動了。我們不知懼，徒使習齋恕谷長號地下耳！」——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想（J一八）

倘然看這一段話，還不十分明瞭，我再補引一段顏習齋的話在下面：

「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為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

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僞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張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顏李叢書存

學編(四)

小百姓爲什麼要厭惡文人？爲什麼要滅文？難道是厭惡文人的演講嗎？要滅掉一班智識界的人嗎？不是，他是厭惡那感情用事的演講，要滅掉那徒亂人意的幻想家。便是孔子說的：「是故惡夫佞者！」

我如今又要掉轉筆頭來說那第二流人了。

我近來常常看見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什麼「呵某某」「斥某某」或是「駁某某」的幾篇大文，真是飛揚拔鷲，氣餒萬丈。統黨的文意，除學說幾句俏皮話和護駕以外；所謂討論學術商榷思想的地方，幾等於零。我大膽地武斷一句，他們作文的

動機，不是爲自己求智識，也不是與別人討論智識；原是想壓倒別人爲自己出鋒頭來的！粗暴之氣，不可嚮邇！其實，他要說別人淺薄，他恰恰又表暴了自己的淺薄。

• 這種謾罵自尊的人，真叫人又可笑又可憐！

傍的且不說，我先問問這班歡喜謾罵的人們：你們受了幾年「裝罐頭的教育」！這是梁啓超說的話——能讀得幾多書本？見得幾多世面？長得幾多閱歷？成熟得幾多學問？居然開口便罵，罵之不休。你們既不是善罵的山膏，又不是吠影的黃犬，我實在懂不得你們的心理！

再退一步講：便算是你們的書讀得多，世面見得大，閱歷深，學問已經成熟；他們都趕不上你一個可畏的後生，他們這班前輩先生的學說，都是不完全的，獨有你的學說完全，要費你的神去糾正糾正。這也用不着罵人，這裏面祇有商榷的可能，沒有謾罵的可能。你們罵前輩先生，我有一個比方：外國人常常用的一句成語，說：「站在他肩膀上，笑他的眼光不及我遠。」哈哈！你們忘了嗎？你們的高度從

什麼地方積起來的？不是從他肩膀上積起來的嗎？倘然沒有他的肩膀給你站，你的眼光便怎麼樣？他雖有他的肩膀，他却不願給你站，把你的身體抱下來，放在平地上；那時你的眼光又是怎麼樣？不用說你是一個孩子，便算是一個大人，那時你的眼光，最多也不過和他一般遠；何況趕不上他所看見的遠？所以，你既站在他肩膀上了，——是他的好意——你便當感謝他；你見到的地方，倘真的能比他遠，你便當好好的告訴他，不當嘲笑他，尤其是不當謾罵他。要知道他不能見到你所見到的地方，算不得是他的無能；你能見到他所不能見到的地方，算不得是你的真能。這是為自然所限制所支配，無可勉強的。一種學說，或是一種制度或是一種器物，也是從不完全到完全，從不適用到適用——十幾年前有人罵江亢虎的社會主義不完全但是在中國提倡社會主義的要算江亢虎第一個——進化的歷程，是一點一滴地積成的；沒有他的不完全，如何能產生你的完全？——沒有祖宗的辛苦經營如何有你子孫的享福——是你靠他而有所成就，不是他靠你而有所發明。江所謂完全，所謂

適用，完全寄託在時代的背景上；這時代的不完全，便是那時代的完全，今日的適用，便是將來的不適用。——也許是同時彼處的不適用——無可誇張，無可羞恥的。你們能這樣想一想，自然心平氣和了。

上面說的，還是承認書讀得多世面見得大閱歷深學問已經成熟有人討論學理資格的少年說的話。我如今進一步說：那班謾罵的少年，果然學問已成熟有討論學理的資格嗎？那班被罵的前輩先生，果然是學問不完全為時代之落伍者無申辯的餘地嗎？老老實實說，我却不信。那夠不上演講的，不去說他；演講而另有目的或感時用事的，也不去說他；——前兩已經說過了——那用公正的態度作忠實的演講的一班前輩先生，我敢說他所演講的，一定是他所專長的。他的肚裏貨，也許是那班謾罵的人們所夢想不到的。——有人說胡適之不過是一個外國貨的販賣家說這句話的真不知道他去國以前和回國以後對於舊學的一番苦功——不用說別的，我們中國人先說國學，且說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打開一部書目答問——張之洞編的——

問那班謾罵的人們，這裏面的書，能讀得多少？我恐怕隨意舉一部書，都可以難倒了他。人生是有限的，學問是無限的；聽一世演講，怕也聽不完全。快聽他講罷，別罵他能，多少總能叫你得到一點好處。不過我們聽演講，要聽那態度公正，議論忠實的演講；不要聽那另有目的，感情用事的演講。不然的話，反能變成我們貧嘴薄舌，帮着他們這班頭目搖旗吶喊做小嘍囉的資格，這真不值得！

我再說一句打聽兒的話，那班愛謾罵的人們聽者：

你們謾罵，徒然喪傷了自己的人格；謾罵的人，必自滿，從此又不得長進學問。
這又何苦來！

*

*

*

*

*

讀讀。

這部名人演講集既沒有謾罵的文章，也沒有感情用事的議論，我敢介紹給諸君

新式
標點
名人演講集目次

文史學家的性格及其預備

學問之趣味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實踐實用主義的顏李學

哲學與人生

再談談整理國故

語言統系

爲人之道

主義與問題

學生與政治

目次